

地理終結了嗎？為何人文地理值得研究

時 間：民國 106 年 6 月 27 日（二）14:00-16:30

地 點：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一館 B1 亨利國學講堂 B

主 講 人：徐進鈺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）

主 持 人：衛萬明（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）

對談學者：王驥懋（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）

朱凌毅（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）

林潤華（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）

涂函君（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助理教授）

張瓊文（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）

陳台智（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生）

陳志宏（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助理教授）

黃書緯（國立臺灣大學「無邊界大學課程計畫」專案助理教授）

謝雨潔（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）

藍逸之（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）

記 錄：鄭永福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）

主持人衛萬明教授：

這個活動是由科技部人文司補助，結合人社中心所舉辦，最重要的意義是希望拉近年輕學者與資深學者的距離，促成彼此的交流。徐教授在學術上傑出的表現無需我再多說，這裡只提出幾點：徐教授年輕時就獲得吳大猷學術獎，2006 年更獲得科技部最高榮譽傑出研究獎，這在區域研究領域是非常難得的，因此徐教授是名副其實的大師。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拉近各位跟徐教授對談的距離，希望藉此拋磚引玉，未來能將更多資深學者的經驗傳承給年輕學者。接下來，請徐教授先跟各位分享研究經驗，再接續今天的對談。

主講人徐進鈺教授：

謝謝大家的參與。1997年我從美國畢業，至今剛好20年，這20年來做的事情，從量的角度來看，人文地理是做質化研究的，透過田野訪談、經驗資料整理，再由概念去分析，然後把這樣的概念再概念化，期間會耗費很多寫作的功夫，一篇文章大概20-25頁，滿滿的文字，是非常勞力密集的工作。現在回去看我20年前的稿子，審稿意見說我文章主旨不清、概念和證據非常薄弱等等，文末還提到很希望能有一篇來自臺灣的文章可以刊登出來，不過我們還是要拒絕你的文章，對於你的文章我無法再有更正面的評價。我很佩服自己當時怎麼還有勇氣去修改稿子然後再投稿，最後還順利刊登。在座的各位將來都會面對很多這樣的經驗，裡面總有很多的酸甜苦辣，如同我常常都會覺得自己是不是江郎才盡了，一直到今天還是經常有這樣一個問號。不過現在我接到這樣的拒絕信時，會先擱到旁邊做其他事，等過幾天再回來看，這時就不會有那麼大的挫折感，因此，給各位年輕學者的建議是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！

提問：地理的範疇似乎很難完整界定，可以請老師闡述嗎？

我是臺大土木系畢業，後來讀城鄉所，出國才念地理。選擇念地理是因為看了一些期刊，裡面提到的地理給了我一些超乎資料性的想像。那麼地理到底是什麼？很多人念地理是因為看到地理的決定論，像是某些地方的人文因為氣候的差異，而發展出不同的樣貌，但如果深入去看，很難說地理的因素可以完全決定某些事物。今天講的是地理終結了嗎？指的是地理差異的終結，特別是在目前的資通訊、運輸條件下，傳統對於地理所造成的這些因素，都在慢慢地衰弱中。很多人認為，地理區隔產生的文化、社會型態差異會因為這些資通訊、運輸的因素而消滅掉，然而地理學家卻認為地理並不因此而終結。地理學家關注的並非氣候、土壤這些自然條件會決定某一種社會型態，他們認為地理的重要是其所形造的脈絡，這個脈絡對於社會事件發生的機率或造成的一些型態會有差異；換句話說，社會關係還是很重要，地理學家並不會說地理完全形塑這個社會，而是說這樣的社會型態是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下才會出現。人類的行為基本上是在時間跟空間兩個向度上所形成，但是空間這個向度經常被忽略，如果用實務的角度來看，我們會問地理到底有用或沒用，地理學者常問我做的是地理研究嗎？地理範圍很大，也因為地理與很多學門重疊，造成很難界定地理的範圍。



圖一：主講人徐進鈺教授



圖二：對談學者提問

提問：老師之前有過研究經歷的轉折，如何從這些彼此可能是限制或衝突的研究攝取養分，然後跨越不同的領域邊界？

我的研究領域有三個轉向。念城鄉所時，是臺灣經濟奇蹟的年代，這個年代對我來說是個謎，也是我感興趣的，所以我思考如何將當時的專業跟我感興趣的議題結合發展，如果對研究沒有追尋謎題解答的熱情，研究就會很難持續

下去。各位要知道，延續博士階段的研究議題有利於往後研究的發展，也會讓學術發展比較順遂。之後我再換領域研究，是因為已經升等正教授，沒有升等壓力了。

提問：做地理學研究可能不是擴張或危機的問題，而是尺度的問題，研究臺灣議題會不會被質疑？或是應該做更大範圍的議題？臺灣的地理研究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嗎？

我覺得做任何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研究，要形成一個理論或概念，這是西方學術霸權在做的，我們沒有這個本事。我們能做的是在既有的概念下，依臺灣經驗再概念化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，對我而言，純粹的臺灣研究是沒有辦法持續下去的。臺灣研究不見得是國際學界優先想了解的，但是臺灣研究有潛力，必須透過研究者進行比較研究，把地理脈絡所形成的差異挖掘出來，將這樣的差異再概念化，這樣的話可能可以投到一級的期刊。

提問：老師曾提過地理轉向，也就是地理與很多領域交互重疊，可以就這部分再闡述嗎？

我們說的地理轉向也可以說是其他學科轉向，像《把空間找回來》這本書強調的是空間應該被考慮進來。我教經濟地理時提到市場，考慮的是空間如何形塑出不同的市場，如果我們要了解市場，必定是透過具體的空間來進行了解，地理學者會很歡迎這些社會領域的轉向。

提問：應該如何去理解偏鄉？

從大家對臺灣東部的看法，可以發現有些邊緣化的現象，但同時也看到對後山的許多想像。例如一位高科技工程師放棄竹科高薪的工作，跑到花蓮或臺東定居，這樣的故事在報章雜誌常常出現，但這是很弔詭的，一方面我們看到東部好像依賴於西部大都市，但同時又有另外一套關於後山的論述。這樣的矛盾我覺得要透過都市、偏鄉互相建構去理解，雖然邊緣化不會因此被消解，但是這會出現對話的機會。在偏鄉的研究學者可以嘗試將這樣的議題提出，進行對話，當然這樣的論述相當複雜，不是馬上就能有成果。



圖三：茶敘討論

提問：關於地理尺度的問題？

地理學一直都在談尺度的問題，比如全球跟在地化的問題。我們可以說沒有在地化，就不可能談全球。全球這個尺度不是平白就出現在那裡，一般認為全球尺度比較大，涵蓋在地尺度；全球尺度與在地尺度之間有個張力，互相拉扯，這個張力或許可以迸出一點火花，但如果陷入這個張力之中，可能會經常產生矛盾和衝突。全球尺度是在地尺度所集合而成的，並不是一個現存在那裡的尺度，從這個觀點出發，或許可以跳脫原本全球涵蓋在地這樣的思維。

提問：人文地理是擴張還是消除？

當我們在做決策時，會想引入其他先進國家的做法，例如社區營造。現階段更多的地理學者會應用政策的變化，從中發現有些做法被引進使用與否，像是自由化的政策。這部分讓地理學者感到興趣的，是空間的差異造成改變的可能性，雖然我們強調空間差異，但是我要強調，去發現有些型態是相像的，更為有趣。在強調區域差異性時，家族相似性的部分是不應該被忽略的，社會人文、社群仍有一定的力量，不會被空間差異所完全消除。

提問：臺灣人文地理學者未來的發展狀況？

人文地理學者在臺灣的生存有困難度，在申請科技部計畫時，如何從人文地理學者不多的著作中判定他們比較好，這是很困難的，而且目前的制度也對人文地理不利。像我的學術生涯 20 年，共有 32 篇論文，再加上書的章節，平均來看，1 年大約 1-2 篇的產量，這樣的數量很低，因為我們是勞力密集的人工產業，沒辦法請學生幫忙跑分析，而是一定要自己去寫。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，我們也想做些改變，但是真的很困難。如果覺得困難，或許改做 GIS 量化分析，量化的論文產出速度總是比質化來的快。

提問：究竟是人改變了空間？還是空間改變人？面對環境所引發的抗爭，有什麼措施或想法能讓關係更和諧？

人創造歷史是在一個特定的條件下，並非隨心所欲的，所以我們創造世界，世界同時也創造了我們。我覺得這個道理很簡單，不過要變成政策就有難度了。

提問：我們在做實證研究時都會被告知要找一個理論，然後用實證的結果去推翻它或驗證它，然而應該要從現場去觀察歸納出這樣的現象，然後去形塑一個理論，或是必須先去找一個理論？

我覺得我們都被理論綁住了，但是如果自己沒有警覺到所運用的理論，又宣稱沒有理論時，這會更麻煩，就好像收集一堆資料卻不知道要怎麼用。我想有一個理論的話，資料才有意義，但我們要知道理論的限制是什麼，才不會資料亂套理論，這是我的簡單回覆。